

上等兵

《新不了情》導演

潘壘
—
著



上等兵

潘壘

著

潘壘全集15 PG1240

新銳文創
INDEPENDENT & UNIQUE

上等兵

作者	潘 壘
責任編輯	陳思佑
圖文排版	周妤靜
封面設計	王嵩賀

出版策劃	新銳文創
製作發行	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 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 http://www.showwe.com.tw
郵政劃撥	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展售門市	國家書店【松江門市】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網路訂購	秀威網路書店： 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 國家網路書店： 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
法律顧問	毛國樑 律師
圖書經銷	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：+886-2-8227-5988 傳真：+886-2-8227-5989

出版日期	2015年2月 BOD一版
定 價	33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（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）
Copyright © 2015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目次

總序 無擾為靜，單純最美／宋政坤

前記

偶然的決定

巫家霸機場

喜馬拉雅山

丁江

秀才造反

開明專制

婆羅門之子

加爾各答的活劇

麻褐色的比哈爾

驟變

兵拜上等

人物列傳

7	6	6	5	5	4	4	3	3	2	2	1		
5	7	3	7	3	9	3	9	3	9	3	5	7	3

帳篷	8
小愛人	8
麥利亞星	9
假日和脫衣舞	9
菩提伽雅	0
博幹男中尉	0
牛肉	1
利都	1
野人	2
婚俗及其他	2
太帕卡	3
丁高沙坎	3
沙杜渣	3
特殊任務	4
突襲密支那	4
四個「F」	9

凱旋歸國	死亡的約會	紅寶石	發洋財	公路和油管	薩漢民	煉金術	十板屁股	八莫之春	獵牛記	私酒商	報銷	蜈蚣醬	瑪愛耶	火箭・火車・象	米契爾砲長
2 5 1	2 4 5	2 4 1	2 3 3	2 3 1	2 2 7	2 2 3	2 1 9	2 1 1	2 0 7	2 0 1	1 9 7	1 9 1	1 6 5	1 6 1	1 5 5

上等兵

潘壘
—
著

總序

無擾為靜，單純最美

宋政坤

記得三十年前大二那年暑假，我一個人待在陽明山，窩在學校附近的宿舍裡——避暑、看書、打球，日子過得好不愜意。那時候我瘋狂的迷上讀小說，其中最喜歡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潘壘寫的《魔鬼樹——孽子三部曲》、《靜靜的紅河》（以上皆聯經出版）。那年暑假我糾結在潘壘筆下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裡，山與海彷彿都充滿著熱與火，劇情結構好像電影，有鏡頭、有風景，愛恨糾纏，直叫人熱血澎湃。那是我年輕時代裡最美好的一個暑假，此後就再也沒有過。總覺得那年暑假帶走我少年時最後一個夏季！那段山上讀書無憂無慮的日子，在我記憶裡總是如此深刻。

之後幾年，我一直很納悶，像潘壘這樣一位優秀的小說家，怎麼會突然就銷聲匿跡似的，再也不見蹤影？難道他已經江郎才盡？或者他早已「棄文從影」？又或者他是重返故鄉，至此消逝於天涯？我抱持這樣的疑惑，直到真正遇見他本人。

那是十年前（二〇〇四年）某天下午，《野風雜誌》創辦人師範先生，很意外地帶著一位看起來精神矍鑠的長輩造訪秀威公司。當他們突然出現在辦公室時，我一時還真有點手足無措，當時我正和幾位同仁

開會，小小的辦公室擠不下更多的人，開會的同仁們見狀一哄而散。我一得知坐在師範身旁的就是作家潘壘時，當下真是驚訝到說不出話來，不是矯情，真正是恍然如夢。因為有太多年了，我幾乎再也沒有聽過潘壘的消息；就像已經有太多年了，我幾乎忘掉那一個青春的盛夏！

我們好像連客套的問候都還沒開始，潘壘先生就急著問我是否有可能重新出版他的作品，而且如果能夠的話，他想到出版一整套完整的作品全集。我當時才確認，潘壘八〇年代以後再也沒有新作問世。他突然丟出這個難題，我一時竟答不出話來，想到這套作品至少有上百萬字，全部需要重新打字、編校、排版、設計，這無疑將會是一筆龐大的支出，以當時公司草創初期的困窘，我實在沒有太多勇氣敢答應。對於這麼一位曾經在我年輕時十分推崇而著迷的作家，竟是在這樣一個場合下碰面，我實在感到十分難堪。在無力承諾完成託付的當下，我偷偷地瞥他一眼，見他流露出一抹失落的眼神，老實說，我心情非常難過，甚至於有一種羞愧的感覺。這件事、這種遺憾，我很少跟別人說，卻始終一直放在心上，直到去年。

去年，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裡，我得知國家電影資料館即將出版《不枉此生——潘壘回憶錄》（左桂芳編著），秀威公司很榮幸能夠從中協助，在過程中我告訴編輯，希望能夠主動告知潘壘先生，秀威願意替他完成當年未竟的夢想，這次一定會克服困難，不計代價，全力完成《潘壘全集》的重新出版。對我來說，多年的遺憾終能放下，心中真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喜悅。作為一個曾經熱愛文藝的青年，已屆中年後卻仍有機會為自己敬愛的作家做一些事，這真是一種榮耀，我衷心感謝這樣的機會，這就像是年輕時聽過的優美歌曲，讓它重新有機會在另一個年輕的山谷中幽幽響起，那不正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傳承與愛嗎？

最後，我要感謝《潘壘全集》的催生者師範先生，感謝他不斷給予我這後生晚輩的鼓勵與提攜；同時也要感謝《文訊雜誌》社長封德屏女士，感謝她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記憶保存許多珍貴的資料；當然，本全集的執行編輯林泰宏先生，在潘壘生活的安養院裡花了許多時間跟他老人家面對面訪談，多次往返奔波，詳細紀錄溝通，在此一併致謝。

無擾為靜，單純最美。當繁華落盡，我們要珍惜那個沒有虛華、沒有吹捧，最純粹也最靜美的心靈角落。當潘壘的生命來到一個不再被庸俗干擾的安靜之境，當他的作品只緩緩沉澱在讀者單純閱讀的喜悅中，我想，一個不會被忘記的靈魂，無論他的身分是「作家」，或是「導演」，都將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。謹以此再次向潘壘先生致敬！

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

前記

我第一次穿軍服，只有六歲。那套「軍服」是父親在西服店裡特地為我訂製的，我還記得那套衣服的袖口和衣領上，都鑲有金色的帶子，樣子很怪。對於那次我能夠在兒童節遊藝會上帶頭走——當「總司令」，父親頗為自豪。以後，他一高興，便把腰一挺，用一種威嚴的，但是又有點滑稽的聲音喊我一聲：

「總司令！」

於是我便像一隻玩具木偶似的向他敬禮，然後說：

「有甚麼吩咐，皇帝！」

那個年代越南是有皇帝的，我只知道保大皇帝是最大。當我淘氣得令母親厭煩的時候，她便莫可奈何地叫我皇帝，希望我能夠聽她的話。但是父親卻最反對皇帝，他時常向我們說，他就是因為要打倒皇帝，才「穿州越府」到「番鬼」地方來的。

於是，他便會認真地更正我的話：「叫爸爸，不應該叫皇帝！」

「但是『爸爸』沒有『總司令』大呀！」這是我的理由。

「那麼我問你——總司令有沒有爸爸？」

我想了又想，覺得爸爸的話沒有錯，於是說：

「好吧，我們就派『爸爸』比『總司令』大好了！」

這樣「總司令」的遊戲，我一直玩到八、九歲。我的三個妹妹、同學，以及住在同一條街的孩子們，都成了我的部下；高與了，我便「封」他們作軍長、旅長，但可能幾分鐘之後，那位軍長、旅長便給我「革職」，甚至拖去「槍斃」——被「槍斃」的人要變成馬，讓我們當「官」的騎，想後再慢慢照「陸軍棋」的軍、師、旅、團、營、連、排等級，一級一級的升上去。

每年七月十四日，法國人照例在大花園舉行一次國慶大閱兵，炫耀一下他們的武力。記得我十歲那一年，我隨著父親去參觀回來，父親在路上問我：

「你看他們是不是很威風？」

我沒有回答。

在法國人統治之下，越南的殖民地色彩和藝術氣氛一樣濃厚，華僑的待遇並不見得比越南人好。因此，我從小便對法國人——對一切暴力與權勢都懷著一種仇恨的心理。每當我在街頭看見同胞們被那些紅臉的警督凌辱，我便止不住渾身發抖；這種刺激一方面不斷的使我增強要做個強國子民的信念，同時亦使我萌發一種近乎瘋狂的反抗思想。

從那個時候起，我便渴望有一支槍。後亦總算皇天不負有心人，跨進中學那一年，我弄到了一支舊汽槍。於是，我和幾個同學秘密組織了一個「游擊隊」，專門「偷襲」法人區那些美麗住宅的門窗玻璃。

這種幼稚的行徑滿足了我心中那種神秘的英雄感，而且很快的便成為一群「愛國者」的首領。我印過標語傳單，用鞭炮火藥製過不能爆炸的「手榴彈」，還廣羅隊員，制定暗語。結果，這種不正常的發展漸漸變了質，我們天天逃學，在外面惹事生非，鬧得四鄰不安。

父親雖然對我管教得很嚴厲，但平常卻採取放任的態度，直到有一天他完全明白了真相，他憂心地向母親說：

「這小子將來如果不是個將軍，就是個土匪！」

但，父親只猜對四分之一，那就是我回國之後，竟然捨棄了美術，自動地把頭剃光，跑去當了兵——而結果只當上一個小中尉，而且只是沒有經過銓敘的「黑官」，既不是將軍，也不是土匪。

在那個年代，志願從軍是需要勇氣的。

當時，正是抗日戰爭最慘烈的階段，全國雖然大敵當前，一致對外，但是某些地區，情形並不那麼單純。以雲南一省來說，龍雲擁有他自己的軍隊，只在某一種條件之下，才聽命於中央，完全是一派軍閥作風，腐敗到極點。

因此，兵役幾乎無制度可言，買賣壯丁和別的行業一樣普遍；至於軍人待遇之壞，簡直不能用文字來加以形容，所以教育程度之低便不足為奇了。我曾經在昆明看見過師管區運送補充兵，為了害怕逃亡，竟像押解囚犯似的用麻繩串著；一個連長要槍斃個把兵，也是司空見慣的事。由於補給不足，以及軍官們的吃缺和克扣糧餉，士兵們衣衫襤褸，形同餓殍，難怪老百姓們平常就像躲避瘟疫似的躲避軍人了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要他們守軍紀重榮譽，毋寧是一件可笑的事。

這些事情，現在回想起來，仍然使我不寒而慄。

可是，當我穿起那套破舊、發臭而且長滿了虱子的灰布棉軍服時，我的內心卻被一種幸福的激動浸潤

著，覺得非常驕傲。

那時，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剛剛掀起，青年軍還沒有成立。讀過書非但沒有使我們在軍隊裡佔到甚麼便宜，反而引起過不少麻煩，老兵們都叫我們做「丘九」——這個名詞後來風行一時，變成了青年軍的別名。

從好的方面看，指我們有書卷氣，比「丘八」多一點；而壞的一面，卻是識諷我們不夠當「兵」的資格。

依據傳統的邏輯，所謂「兵」，似乎應該是一個大字不識的老粗；要吃得起苦，要絕對服從，而且還要勇敢。所以，要達到這個標準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我們連上有一個據說在奉軍裡當過多少年大班長的老兵曾經說過：「一個當兵的，一定要嚐過甜酸苦辣；吃耳光，關禁閉，挨屁股，這才算是『滿師』，不然只是一個『學徒』而已！」

因此，軍隊要如何把一個「老百姓」教育成一個「兵」，就不難想像了。我曾經把這種教育名之為「宗教式」的，因為它的「真理」，是要我們從痛苦中鍛鍊自己、犧牲自己。另外，還有一種「間接的」教育相輔而行，「老油子」們會帶你去玩女人，教你賭假牌，告訴你如何作弊取巧，逃避責任；當然，他們也會使你認識友情，和了解團體的意義，同時，他們還會引領你在戰火中大膽地越過災難。也只有在這種教育中，使你接觸到一種真純而原始的情感，使你從無數個善良的靈魂之中找尋到你自已。因為，人類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偽飾的，只有從生與死之間的小孔中，才能窺見你自己——那可能是一個陌生的人，連你自己都不敢認識的。

那個日子，距離現在已經整整十七個年頭了。那些我曾經做過的每一件愚昧、荒謬和錯誤的事，現在同想起來，卻成為我這平庸的生命中最美麗的點綴了。

在我的小說裡，有很多是以我這一段「上等兵」生活為題材的，如《靜靜的紅河》、《狹谷》、《歸魂》等；但，都是不完整的，我只是擷取其中的片段，作為小說的素材而已。而這部書，我卻以一種自傳和報導文學的體裁處理它，無論時間、地點，和人物的姓名，都力求真實，我由入伍出國起，而至勝利凱旋止，把許多小故事分段記述。雖然，其中部份內容實在不足為訓，但是我始終以一種虔誠而謙卑的心情描述著自己——一個有血肉、有抱負、勇敢，但是也懦怯的「上等兵」，他只是那個年代裡的無數個上等兵之中最平凡的一個而已，我不願隱匿自己的罪惡。它除了替我的生命留下一些痕跡之外，並無任何意義。因為，那個時代——那個動盪的時代，早已過去了，今天軍中皆「丘九」，軍隊在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和從前同日而語。不過，我覺得今天的進步，正是以前錯誤的累積。出版這部書，未始不有一點警惕的作用吧！

潘壘四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記於臺北市